

經籍典第一百九十一卷

春秋部總論九

元黃澤春秋解 論因事實以考書法

春秋以事實爲先以通書法爲主其大要則在考覈三傳以求向上之工而其脈絡則盡在左傳作三傳義例考以爲春秋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近代乃有夏時冠周月之說是史法與聖法俱失也作元年春王正月辯又以爲說春秋有實義有虛辭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酌時宜以取中此實義也貴王賤霸尊君卑臣此古今通義然人自爲學家自爲書而春秋迄無定論故一切斷以虛辭作筆削本旨嘗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識得聖人氣象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矣其但以爲實錄而已者則春秋乃一直史可修亦未爲知聖人也其說易有常變而春秋則有經有權易雖萬變而必復于常春秋雖用權而不達于經各以二義貫一經之旨嘗曰易象與春秋書法廢失之由大略相似苟通其一則可觸機而悟矣蓋古者占筮之書卽卦爻取物類象懸虛其義以斷吉凶皆自然之理乃上古聖人之所爲也文王周公作易時取一二

立辭以明教自九筮之法亡凡筮人所掌者皆不可復見而象義隱微遂爲歷世不通之學矣魯史記事之法實有周公遺制與他國不同觀韓宣子之言可見聖人因魯史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則必有與史法大異者然曰其文則史是經固不出於史也今魯史舊文亦不可復見故子朱子以爲不知孰爲聖人所筆孰爲聖人所削而春秋書法亦爲歷世不通之義矣先生所謂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

熊朋來經說 周正考

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証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卽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卽建巳月禮記尙然況春秋乎証于左傳可見已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周人用仲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卽建

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爲証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國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于子卽爲春陰生于午卽爲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于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証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卽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

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尙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按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爲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証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固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閏月逼其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爲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說于理爲近自僖五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爲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爲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爲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爲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

爲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爲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卯適當一章宜至朔同日不當一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而書以見失閏故于僖五年昭二十年互舉其例是以三統曆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史伯璿文集 三正說 改時改月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 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爲改蔡氏以爲不改然

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于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數起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爲一代之正朔也以臧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惟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故備其說于後以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于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

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于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于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

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于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 張敷言改

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尙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卽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于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童謠星象之驗皆是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攷之老人所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併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卽知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卽用時王正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爲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歲矣說正歲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之月爲正者矣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矣蔡氏以爲殷正月者

果何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如何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況正月但書十二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秦正之謬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滅霍滅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毀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爲有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明矣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於商書再言十二月之辨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錄於此云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故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月爲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竊謂以蔡傳推之固是如此然數言之說似亦有

理所碍者卽位之年不當稱元祀耳崩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証夏商則然耳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制乎舜禹卽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旣崩三年之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俟舜禹卽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爲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耶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爲至當耳蔡氏引春正爲不改月數之証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辨之矣愚奚庸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

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事考之的于子月起數意者平王于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爲蔡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爲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爲此說蓋欲爲蔡氏剔撥此碍會諸經而定爲不利之說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爲據方可以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于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爲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尙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況

今并杞宋之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于今若無証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于此一事耶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不足引以爲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起數矣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矣安在其爲建亥乎

按周亡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于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得爲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碍不足以爲據也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冠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于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

寒不可以爲煖固不待辨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禋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也今如何哉然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爲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辨但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証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當時所行未必是夏時也未必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于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夏之時爲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于鄭氏箋詩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辨而自解釋矣蓋詩爲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工一篇爲然正

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必欲拗以從子月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爲不改月數之証亦要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辨已詳更不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爲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時王正在丑周家雖因國俗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爲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正月之名烏在其爲天正地正建子爲正建丑爲正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于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春一月爲建

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証以前漢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

亥月戊子後三

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子月

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

正月二十九日

庚申二月朔

丑月

四月癸亥

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

以驚蟄爲寅月中氣今云雨水

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

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証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寵

傳則此尤爲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所証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象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爲自子月起數當是今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今八月觀卦之說于右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況前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爲臨象元亨利貞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遯故其凶亦在陽況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爲臨陽退避則爲遯陽在上示下則爲觀然則退避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名卦矣不應于此又指爲有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係文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日二之日紀數也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百載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

議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未得爲定論猶爲彼善于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辨詰紛然酬答不暇
近得月數因革觀之則知鄉也同志所辨詰者盡在此矣暇日褒集諸說于一處仍疏己見于後
以就有道而正焉

程端學春秋本義 春秋綱領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
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以力

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說而誠服也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

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

歸惡知其非有也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公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

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莊周

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

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

天下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